



新高考改革，“重回”文理分科？

”

“和新高考改革之前相比，这两年，学校同时选考物理、化学（以下称‘物化双选’）的学生更多了。”郑刚说。

郑刚是河南省一所省级示范高中的副校长，今年该校将有2000多名高三学生参加河南省首届新高考。河南新高考采用的是“3+1+2”模式，即除了语数外3门之外，学生在物理、历史两门科目中二选一，再从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4门中自主选择2门。

2014年，国内开启高考综合改革，被民众称为新高考。2021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通用版）》（以下简称《指引》），并于2024年正式实施。

《指引》明确多数理工农医类专业需同时选考物理和化学，才能具备报考资格。郑刚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该校作为一所传统理科强校，学生受到政策引导，选择最多的还是“物化生”“政史地”这种传统文理分科组合。

河南省是第五批高考综合改革省份，2022年开始实施新高考。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全面实施新高考，新疆、西藏也在去年入学的高一年级学生中，正式开始实施新高考。新高考改革旨在打破文理分科，但是多地的实践表明，学生的选考组合正在“回归”文理分科。



超九成专业要求“物化双选”

“3+1+2”模式理论上共有12种选考组合。郑刚回忆，2023年6月左右，学校首届新高考学生高一下学期选课时，他一度担心难以应对如此多样的组合。但实际上，学生的选择主要集中在“物化生”“物化地”“物化政”和“史政地”四种组合，全年级16个班级中，“物化生”组合的编班就占到了11个。

他认为，这种相对稳定的选择，与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前期的探索不无关系。2014年起，上海、浙江、山东等第一批、第二批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实施“3+3”选考模式。除语文、数学、外语3门必修科目外，学生可在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中任选3门作为选考科目，选考组合多达20种，浙江省选考科目还多出一门“技术”，选考组合多达35种。

“3+3”模式扩大了学生选考自由，但也催生了功利化倾向，趋易避难的选择逻辑下，更多学生会选择容易得分的文科科目。2017年的高考中，多个综合改革省份的物理选考人数出现断崖式下滑。基于物理遇冷、各地教学资源存在差异等因素，2018年，第三批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将选考调整为“3+1+2”模式。

物理成为二选一的“首选科目”后，物理选考人数显著回升，与此同时，化学成为新的“冷门”科目。有分析认为，这也是教育部出台《指引》的重要背景。《指引》2024年正式实施，理工农医专业中要求“物化双选”的比例超过九成，这在不少教育界人士看来，某种程度上让选考重新回归了文理分科的轨道。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教授王新风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新高考改革给了学生选择权，但选什么成为新的问题。《指引》的出台，正是为了把学生兴趣、高校专业、国家需求三者统一。

王新风介绍，在《指引》的引导下，选择物理和化学的学生，主要出于报考专业范围更广、就业前景更好等实用考量；政治、历史、地理、生物这四门中，兴趣和学科优势成为更主要的选择依据。

她还发现，自第三批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实施“3+1+2”模式以来，学生“物化双选”的比例逐年上升；而在前两批实行“3+3”模式的省份，近年来，选择物理、化学组合的学生数量也在上升。

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景宁中学校长助理吴松敏长期负责学校选考指导工作，他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作为首批实施“3+3”改革的地区，浙江省最初“物化双选”的学生较少，随着绑定的要求增强，这一组合的选考人数持续上升。他为学校2027届考生提供的选考建议中，“物化+X”和“政史地”是主要推荐的选考组合。

山东省是前两批综合改革省份中高考人数最多的省份，山东省潍坊市从教多年的高中历史教师李志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据他了解，在省内不少学校，2020年第一届新高考的考生对选科与未来专业之间的关系了解有限，为了在高考中取得更高分，倾向选除物理、化学以外的科目，填报志愿时才发现能选择的专业非常有限。2020年秋季学期开始，他所在的学校，物理和化学选考人数重新回升，2021年《指引》出台后，“大文大理”传统分科又成了主流。

近期，国内多所“双一流”高校宣布扩大本科招生规模，扩招名额集中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而这些专业大多对选科均有明确要求，须选考物理、化学才能报考。

“大走班、小走班”

但对于不同地区的学校而言，选科呈现出不小的差异性。

高考选不选物理，是让高二学生吴佳犯愁的问题。吴佳和正在读高三的哥哥在广东省

同一所普通高中就读。广东省是第三批高考综合改革省份。根据选科规定，她和哥哥要在高一下学期决定高考选考组合。理科成绩不错的哥哥选课时没有太多犹豫，选择了“物化生”，这是该校学生中最常见的选考组合。

相比之下，不擅长物理的吴佳有些纠结。高一入学时，她原计划选择物理、生物和地理，既能报考理工科专业，又能避开不擅长的化学。但在高一下学期，老师向她介绍了最新的政策。权衡之下，吴佳放弃了学起来吃力的物理，转而选择了历史、生物和地理三科。

吴佳的班主任建议，成绩较好的学生为了冲刺“双一流”高校的理工农医等热门专业，应优先选择物理和化学。教学资源相对一般的高校，对“物化双选”有要求的专业较少，不擅长理科的学生，如果不打算学习理工农医专业，就应转而选择“政史地”组合。

吴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年级约有1000名学生，大概80%选择了物理，其中成绩较好的同学普遍绑定化学。

浙江省共有600多所高中。吴松敏分析了一份涵盖省内400多所高中的选科统计数据。他发现，选择物理、化学、生物的学生中，优秀学生占多数，中等和基础较弱的学生比例较少；而政治、历史选科则呈现“正梯形”分布。

湖南省是第三批高考综合改革省份，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中学是省级示范高中。校长黄鸿明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新高考前，学校理科与文科学生比例大约为2:1，考生从2021届开始，选择物理的比例逐年上升，从74.1%增加至2027届的88.75%。他观察到，一些普通高中，物理与历史的选科比例更加均衡，有的出现多数学生选历史的情况。

造成这一差异，也与新高考实行等级赋分有关。实行“3+1+2”模式的省份，2科“再选科目”将等级赋分。所谓等

级赋分，即根据考生在某一选考科目中的原始分排序，按比例划分等级，并赋予相应分数。也就是说，考生的最终得分不仅取决于自身水平，还与同一选科群体中的竞争对手相关，普通高中的学生也在回避与示范高中的学生直接竞争。

辽宁省一所普通中学的校长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师资和生源较差的学校通常会引导学生选择地理、政治等高分段学生较少选择的科目，以提升排名，在赋分机制下取得高于原始分的等级成绩。

师资是影响学生选科的一个重要因素。新高考模式下，要求高中实施走班教学，即学生不再有固定班级，而是根据自身的选科组合流动到不同教室上课。相较于“3+3”模式，“3+1+2”模式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走班管理的复杂度，但对不少高中而言，落实走班仍有困难。

在吴佳所在的高中，“史生地”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选科组合，她被编入“史政地”班，其他同学上地理课时，她就到“物化生”班上生物课。与广东其他高中的同学交流中，吴佳发现，一些学校甚至没有给学生充分的选科自由。

王新风所在的研究团队曾对全国29个高考综合改革省份进行了跟踪评估，第一、第二批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基本能满足学生的选科需求，学生对改革的整体满意度较高；第三批开始，“3+1+2”模式下学生的选科空间有所收缩，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和后期加入改革的省份，学生的选择性更少。

李志介绍，受制于教师数量、排课难度和教学质量等现实因素，学校会根据自身办学特色和师资条件，有意识地引导学生选科。以他所在的学校为例，物理、化学、生物和地理是优势学科，学校在中考招生时也倾向于吸引对这几门感兴趣的学生，最终学生选科也集中在这几门科目的组合上，学校根据这些组合开设班级，教师也会建议学生优先考虑学校主流的科目组合，尽量避免走班教学。“这种做法在省内很多学校都很常见。”他说。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2021年对31个省份的1256所普通高中的调查显示，第三批及之后实施综合改革的省份中，普通高中教师缺口率达到21%—50%，支持选科和走班教学的教室、仪器设备等硬件设施缺口率高达26%—50%。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人才专委会秘书长、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第三批及之后推进新高考改革的省份，普遍强调“因地制宜、因校制宜”，根据自身条件推进选科和走班教学，“大走班、小走班都可以”。

在王新风看来，充分的选科自由是建立在资源充足基础上的理想状态，虽然改革理念先进，但现实中区域、城乡和校际差异巨大，教育资源难以全面覆盖，这种理想目标与现实的落差，正是选科难以落地的根源。她也认为，即使高中对学生选科进行了一些限制，相比过去只有“文综”和“理综”两种选择，如今的选科模式仍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可能性。